

史前的蘇澳



海岸遺址發現的貨幣石



海岸遺址發掘

在漢族移墾蘇澳之前，原住民族已在此生活了幾千年，其實，在泰雅、噶瑪蘭各原住民族抵達之前，新石器時代晚期，蘇澳已經有人居住了。

蘇澳的史前遺址，有三處較為完整，具有代表性，一是新城遺址，一是海岸遺址，一是武荖坑遺址，都有豐富的發現。

日據時代，在蘇澳新站附近（新馬高架橋一帶），發掘新城文化遺址，出土文物經鑑定，距今約三千五百年前，原來是宜蘭最古老的文化遺址。

一九九九年八月十三日，中研院史語所劉益昌博士，主持海岸遺址發掘工作，從出土文物分析，最上層為普洛灣型文化，年代在六百到一千年之前，第二層與丸山文化相同，有兩翼型網墜和砝碼型網墜，年代在二千到三千五百年前。

第三層為繩紋陶文化層，確實年代待進一步鑑定，可能在三千五百年到四千五百年之間，比新城文化足足早了約一千年，躍居宜蘭發掘文物最早的文化層，學者注意到，文化層往上可以銜接，其中卻有一、二千年的文化出現斷層。

之前，中研院宋文薰院士，帶領劉益昌、連照美、臧振華、陳仲玉教授，在大南澳海岸遺址的觀音山坡下，發現一件古玉環的斷片、看到一件古陶，手把怪異，前所未見。

宋文薰從網紋陶器紋路十分細緻且薄，認定當時文化已很進步，海岸石棺和新城石棺很相似，新城石棺已有二、三千年歷史，二者的淵源，還需做進一步研究。

另外，石鏹的材料屬軟玉，全省只有花蓮縣西陵才有，在海岸出土，顯示二、三千年前的史前時代，台灣東部海岸各部落間，有密切來往，而且往來以海路為主。

海岸遺址的發現，是當地居民李鹿港，一九八八年十月，採竹筍時無中挖到石棺，引起省文獻會助理研究員黃建霖、王天送興趣，採集到貨幣石、陰石、陽石、石斧、穿洞石等，引起鎮公所、縣府和考古學者重視。

史前人類的活動，到底是什麼樣子？在宜蘭進行多年考古活動的劉益昌博士，完整地說明發掘經過和研究心得。

劉益昌從出土的古物，分析宜蘭史前活動，認為可分為四個階段、五大系統，四個階段分別是三千到五千年前，三千到二千年前，一千到二百年前，二百年前。其中，二千年前到一千年前之間，出現斷層，找不到歷史的証物。



李鹿港在竹林下挖到史前人類遺骸

五大系統，分別是蘇澳新城系統、蘇澳武荖坑系統、十三行文化普洛灣類型系統、十三行文化舊社系統、中央山地系統。

而丸山遺址，從出土文物看，與武荖坑系統相近，武荖坑系統只是調查，沒有深入探掘，將來可以以丸山系統之名，取代武荖坑系統。

海岸遺址，經發掘確定，與巨石文化遺址不同，可能和普洛灣系統屬同一年代，在漢人之前，居住在宜蘭的原住民，分三階段，一是壯圍普洛灣的多羅美遠人，一是宜蘭舊社的噶瑪蘭人，一是中央山地的泰雅族人祖先，如果加上從西部遷來平埔族，則有四個階段。



用來捕魚網墜石



發掘出的石器磨製精緻



海岸遺址探坑

三個探坑文化層相似，上層土質黑色，上鋪石板，有鐵渣，出土的陶片有方格紋、條紋和雷紋，年代在六百年到一千年之間。下層土質褐色，出土玉玦、石鏟、蛇紋岩、細條網墜、砝碼型網墜、石鋤、石片器等。其中的網墜石研磨得平滑而有稜角，頗為精緻。

發掘工作現場指導邱水金說，噶瑪蘭人一支的多羅美遠人，善於採金，移居立霧溪口一帶，所用的鐵器、陶器和石器，都與海岸遺址上層文化所見相同，研判可能與多羅美遠人有關。

多羅美遠人後來遷居蘭陽平原，三百年前泰雅族人遷移台灣東部之前，到一千年前之間的文化，就是海岸上層文化遺跡，海岸地理位置介於宜蘭和花蓮之間，是很重要的交通樞紐和運補據點。

下層文化層有大板岩堆積，文化類型和冬山的丸山文化相同，在第三探坑內發現的立石，石質為片岩，與麒麟文化的有肩單石不同，此型文化與台北的圓山文化和花蓮的花崗山文化相同，宜蘭居於中間，從文物看，同一時代有密切往來關係。

海岸在史前時代為一處海灣，遺址位於觀音山灣內的緩坡上，經考古証實，史前人類交通以海路為主，遺址多分布在靠海的一線，海岸地區的自然環境特佳，所以住了不少先民。第三個文化層在第一探坑發現，屬繩紋陶文化，可能與大坌坑文化類似，第二探坑發掘出來的波浪狀陶紋，十分罕見，為宜蘭首次出土，具有特殊的考古價值。

第一探坑中的立柱，經過整整一天半的探挖，基座深埋一公尺以上，四周用石頭固定，確定是人為埋設，可能與南島語族在家門口樹立「祖先柱」的習俗有關。

石棺群中靠南的一個，出石不少細碎先人遺骸，已嚴重風化，無法辨別是何處骨頭，旁邊則發現不少鹿骨、鯨魚骨、鯊魚牙齒，顯示海岸史前住民以漁獵為主，而海岸地區原本是一處天然海灣。